

对语言力量的崇拜

——读《道教符咒选讲》

毕旭玲

张振国先生和吴忠正道长的《道教符咒选讲》是目前国内少见的较为通俗的对道教咒语的选讲本。张先生和吴道长以其丰富的道学知识和深厚的道学修养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以四言、五言和七言韵文为主的咒语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语言的力量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毫无疑问，咒术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现象之一。它与原始社会广泛流行的巫术密切相关。作为巫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任何民族在其初始时代都大范围地使用过咒术。很多巫术仪式都是伴随着咒语的诵念而进行的。咒语是原始人类保护自己避免外在伤害而采用的一种声音方式。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声音来自另一个超自然的神秘世界，具有识破并摧毁鬼魔的能力。原始人从模仿自然界的各种声音开始，最终组织出了自己具有不同含义的规律的声音，成为语言。从语言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一种表达感情和思想的符号。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用来表达巫术情感和思想的。随着理性的发展，人类的语言逐渐摆脱了巫觋文化的影响。但是人类对语言的崇拜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以咒语的形式一代代传承下来。

中国古代咒术的起源是很早的。《路史》将黄帝作为中国咒术的创始人。西周时设有专门主持祝祭活动的巫职，分为大祝、小祝、丧祝、甸祝、诅祝、女祝六类。他们各有所司。咒语也分为许多类。比如大祝所掌六类咒语：顺祝、年

祝、吉祝、化祝、瑞祝、筮祝。在古代巫术咒语的基础上，道教建立了自己的咒语体系。《太平经》卷十五的《神祝文诀》就认为这些咒语都是上天神灵所制的秘密言辞。祝颂这些言辞可以治病、禳灾、祈福、保命和长生。当然，这些咒语的功用不仅限于治病除灾。一切科仪、修持、通达神灵都要使用咒语。

咒术在道教中得到如此广泛的应用是因为道教认为咒语具有强大的功能。《太上正一咒鬼经》称咒术：“咒金金自销，咒木木自折，咒水水自竭，咒火火自灭，咒山山自崩，咒石石自裂，咒神神自缚，咒鬼鬼自杀，咒祷祷自断，咒痛痛自决，咒毒毒自散，咒诅诅自灭。”咒语所具有的这些强大的力量实际上体现了人类对语言力量的崇拜。借助于语言的力量，修道者们不仅可以修炼法术、驱邪避秽、强身健体，更可以征服自然界、御驶鬼神。从本书所选的这些咒语中，我们处处可以体会到对语言力量崇拜的感情。如本书第34条是“化形咒”。通过颂念此咒，可以达到飞升成仙的目的。其内容是：“天地大明，万气混生。我得真一，内景玉庭。虚皇救命，令我通真。上元赤子，三元六府。百神会并，混合我身。上朝斗府，出入紫庭。游宴八冥，三一上景。太上玄真，奏我所意。上达斗真，心有意愿，默奉允呈，所得玄旨，副我心灵，人间万事，一一开分，飞神玉坛，分身一形，急急如律令。”飞仙是修道者最终目的。对语言力量

的崇拜,使得这些修道者认为通过言语的诵念便可达成这种目的。

通过对语言力量的崇拜,修道者所要达到的那些目的——保身长命、驱除邪祟,甚至白日飞升等,其背后掩藏着的是征服自然的信心和决心。正是这种征服自然的信心和决心使得道教咒语具有一种令人感动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本书第42条是“催生咒”:“监生大神,掌生之灵。催魂童子,七魄郎君。上帝有敕,救度身形。邪精斩首,急速降生。急急如律令。”颂念这条咒语的目的是为了保佑生产顺利。生产是事关人类生息繁衍的大事。在医学不发达的过去,难产或死胎的事时有发生。古人在紧急时念催生咒,祈求神灵驱赶阻碍生产的恶鬼,减少产妇的痛苦。从这个角度看,此咒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还是公益性的。除了催生咒,本书还列出了载于《太上三洞神咒》中的“救产咒”:

“五方真雷,雷公电母,火师真王,无鞅雷神,风伯雨师,皆听吾令,破洞伐庙,驱邪治病,馘妖灭精,解分结胎,开辟阴阳,子母两全,临盆有庆,雷霆指挥,呼吸相应,代天奉行。急急如律令。”

这些保佑生产过程顺利的咒语所体现的精神,与那些我们曾经以为的和我们的主流文化所塑造的修道者的精神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很多时候关注的只是飞升成仙之类的个体动向而非群体动向。从这个角度看,本书所选讲的这些咒语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修道者这一群体及其精神。

对语言力量崇拜的咒语还突现了修道者可贵的主体意识。强烈的主体意识是道教咒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本书所选的咒语大都以“我”或“吾”为中心,通过语言让“我”或“吾”役使各种鬼神。“吾以月洗身,以日炼真,仙人辅我,玉女佐形”(第五条“净身咒”);“吾受天师,盟心宝印。佩受自然,通幽达冥。上彻洞天,下达泉扃。吾行禹步,愿得升仙。三魂童子,七魄真人。随吾禹步,愿度灵关。急急如律令。”(第二十一条“藏魂入斗咒”);“闻吾令召,速出巽宫。赴吾坛下,大逞神通。”(第二十九条“总召

咒”)咒术的施行过程是人与神的交感。从这个角度看,颂念咒语时,必须要发挥人的主体意识。而人的主体意识的张扬早在《老子》中就有体现了。《老子》二十五章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是与道、天、地并列的“四大”之一。因此,人在天地鬼神面前完全有资格称“我”。道教咒语中的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是对先秦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它使人取得了与鬼神同等甚至同位互换的权力,使人成其为人而不是任何其它种类的附属物。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书所选的261条咒语,大多数为显咒,也有一部分秘咒。显咒即从字面上可以理解的咒语,大多数是韵文,其内容多是宣传道教理论、道法威力和修炼之术的。这部分咒语保留了中国传统咒语的本色。本书第四条“净身神咒”就是一条显咒:“灵宝天尊,安慰身形,弟子魂魄,五脏玄冥,青龙白虎,队仗纷纭,朱雀玄武,侍卫我真。”从字面上看,很明显,此咒是用来健体、安神、除秽的。秘咒则很难从字面上进行理解。各种隐语梵音均属秘咒。此外,道教所借用的佛教密宗真言也属秘咒。而本书的第六条“观音密咒”就是无法从字面上理解其含义的秘咒:“唵、嘛、呢、叭、弥、吽”。这条秘咒本来是佛教的六字真言,后被道教吸收,用于修炼。这部分咒语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因此,本书所选的这些咒语,一方面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以上只是笔者对《道教符咒选讲》中咒语部分的一些粗陋体会。此书是一本内容丰富、讲解深刻、图文并茂的道教普及读物,既可作研究资料,也可作论证材料。它的出版对普及道教咒语知识,重新认识道教咒语和修道者的精神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